

我与经典

金蔷薇,美的创造与欢乐

范玲玲



没有几本书能和人的生命相始终,对我来说,俄国作家康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是其中之一。

《珍贵的尘土》是首篇,讲述年老的清扫工夏米守护一个女孩的故事。多少个寂静的夜晚,夏米收集首饰作坊的尘土,簌扬尘土里的金粉,看到金粉的微光,他仿佛看到了希望。我的眼睛甚至看得到那朵极其精巧的蔷薇花,一根细枝上有一朵尖形的、小巧的蓓蕾。夏米渴望这朵金蔷薇能给情感失意的女孩带去幸福,驱除她头顶的阴云和险恶,这样隐秘而赤诚的情感,没有哪个尘世中人能够承受,注定一点儿一点儿刺入夏米衰老的心脏,直到停止跳动。夏米的一生就这样陨落了,但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。

这是一篇谈作家劳动的散文。它以夏米孤独一生打造金蔷薇隐喻作家奉献一生创造作品。对作家而言,文学始终是第一位的,只要对艺术的爱不灭,他就仍然有生活的勇气和乐趣,即便是美妙的爱情,也不过是激发创造力的燃料而已。

无论初读还是重读,我都感动于夏米的用心。一个粗糙语言的退伍士兵,一个卑微孱弱的清扫工,而在晚年找到了实现承诺的方式,他的一生突然显出光彩,他的人格因而变得高贵。没有一个人的情感像夏米那样纯真、热烈、深沉、优美,匍匐尘世的人们因心怀无边的爱意而获得了永恒的救赎。我甚至忘记了作家创作的初衷,而沉迷于萦绕其间的深情和惆怅。

随着业余写作的展开,纷扰的情感暧昧不清,文字在思绪的丛林左冲右突,我又想起了《金蔷薇》。它有着清澈的质地和穿透的力量,有如经受无数黑夜挽留的第一颗露珠,有如穿越层层迷雾的第一缕阳光。我从书中感受到了写作的本质和技巧的力量,引导人们洞察世界真相

并能自如揣摩。

作者呼吁“到人间去”,在各地流浪,和各式各样的人交往。《第一篇短篇小说》是他投宿切尔诺贝利镇一家客栈耳闻目睹一切而写成的,从一个女人的身世写起,作者的启示是必须让自己的内心世界自由驰骋,必须毫无保留、毫不吝啬地表达自己。

在《一部中篇小说的由来》里,他坦诚交代中篇小说《卡拉—布加兹海湾》来自沿黑海海岸旅行搜集的素材,被称为“占星家”的用望远镜看火星的老头,为了爱情跳河自尽的少女,受过严重刺激的疯子地质学家……作者必须力求真实,相信理智的力量,热爱大地,相信人心解救世界的力量。

《心灵的印痕》叙述短篇小说《电报》来自他寄居的一位享有盛名的版画家的乡间住宅和秋天的气氛,病弱和藕的女主人以及她晚年经受的沉痛的精神悲剧。素材就是置身生活,融入生活,自然会在记忆和心灵留下标记和印痕,当作品需要它们时,就会栩栩如生地出现。

《车站餐厅里的老人》记录他在里加海滨奥里里车站的一则小故事,如果不写狗用各种方式请求主人原谅,不写老人的穿着、年轻人的举止以及从海上刮来的像白茫茫的障壁的风雪,小说就不会动人。细节只有在性格化的情形下,才能照亮作品。

《钻石般的语言》以那年夏天在俄罗斯中部看到的疾雨和蘑菇雨、朝霞和晚霞为例,充分挖掘每个词语蕴含的无数生动的形象。语言就像珍珠,饱满硕大,有如魔幻的水晶球,折射出生活的无数侧面。

《洞察世界的艺术》告诉我们一条无可争议的真理:所有与散文相邻的艺术领域的知识,能够大大丰富散文作家的内心世界,赋予散文特殊的感染力,有着诗歌的新鲜性和容量、绘画的光和色、建筑的和谐对称、雕塑线条的清晰分明、音乐的旋律和节奏。作者看了列维坦的画《在永恒的宁静之上》后,发现阴天拥有丰富的色彩,甚至爱上了阴天空气的清新、令人面颊发热的寒冷、河上泛起的银灰色涟漪和乌云沉滞的移动,格外珍惜人间最普通的安乐——温暖的农舍、俄罗斯式火炉中的火焰、茶炊的吱吱声和甜蜜的睡梦。

所有这些都在唤起我类似的体验。我以为写作是激发和迸发,有些东西无法摆脱、难以放下、不能释怀、情难自已,必须借助文字充分地表达出来。写作者必须完全地打开自己,释放自己,才能发现一点儿新鲜的、有趣味的、有意义的东西,才能看到一些旁人没有觉察的东西。写作是小径分岔的花园,有时一个人物、一个细节、一个意象、一种情绪乃至一个句子、一个标题都像丝头一样可能牵出无穷无尽的世界。我常常阅读一些艺术类书籍,希冀它们带来经验之外的灵感。我习惯静夜写作,思维像燃烧的烟火,有时发出炫目的光彩。

过往的一切都成为我的文学写作教育铺垫。对情的敏感使我钟情散文、热爱诗歌,并在写作的长途跋涉中锲而不舍地追求美。从我开始带文学社起,《金蔷薇》有了深长的意味,仿佛“上帝的苦心安排”,使我的感受有了澄清

的可能,有了实在的去处。

它扩大了我的胸襟,当我热衷小情小爱、迷恋小巧小思时,明白一个人不能只拥有才气,还要葆有那些让人生充实并且富有意义的情感和痛苦,永远葆有美和爱的能力,做内心明亮、胸怀开阔的人。

它廓清了我的认知,使我身陷语词的丛林、技巧的迷雾时,及时地跳出来,懂得表达的根本是逼近本质,追求清新干净的文字,保持纯洁质朴的质地,抵御华丽精致的诱惑。

有了《金蔷薇》的“附身”,我给社员上课有了底气,能够上出一堂像样的文学写作课,敢于谈一点儿自己的想法,拿出自己的文章任由社员评说,鼓励社员大胆尝试新的方法,运用多种思路拓展思考。

这些文学的历练使我开始探索考场作文的路径。列出学生作文的种种问题,通览各家的应对法宝,对照自己的写作过程,我慢慢地找出了一些方法,试图打通文学写作和考场作文的壁垒,我还写了几次下水作文,在和学生一样的情境困惑里摸索思路的走向和文字的运用。

最重要的是,它使我始终保持对文学的热爱,像清泉涤荡我的身心,像蜜汁甜美我的生命。我们聊天,神秘文字,有情人生,天地宇宙,无所不至。我们采风,那些平淡的地方也能引发超凡脱俗的意味。我们和一篇拙劣的文章耗耐心,只为了让文字能够共振情感。我们花了一个多月坚持不懈,只为了完成从记叙到议论的文体转型。社团在高考和竞赛的夹缝中艰难生存,我们充分发挥“一个人就是一支骑兵”的精神,捍卫文学的圣光。今年,我收到了毕业社员凌正的喜讯,他获得了共青团中央举办的全国冬奥会征文一等奖,一篇五千多字的小说。想起他当年从散文到各种文体的痛苦转换,我由衷欣喜,他仍然赖在文字里,而我从未放弃文字。这是我们的呼应,只有时间才懂的秘密,将和时间一样绵延不绝。这些构成了我们的内心生活和人生信念,使我们面临变幻莫测的世界和沉滞衰朽的人生,仍然拥有前行的力量和自信的勇气。

一本在图书馆惊鸿一瞥的书成了我永久的依恋,使我从最初沉迷深情不能自拔,到领受文学写作的启示,最终成了我和学生之间的神秘约定,引领我感知平凡生活的美感和诗意,证明平淡人生也可以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。

(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教师)

视觉中国 供图

报眼态度

儿童文学如何回应“80后”父母的关切

谭旭东

近几年,随着“全民阅读”的提倡,儿童阅读推广也全面推进,儿童文学创作和童书出版进入非常火热的时期。有人认为,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进入了繁荣期,甚至有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“黄金期”。不管这些说法是否准确,参与儿童文学创作的作者越来越多,不少当代作家也转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了。如赵丽宏、梁晓声、叶广岑、孙惠芬和周晓枫等,都开始写童话和儿童小说,且很受关注。值得注意的是,不少中小学教师也加入到儿童文学创作队伍。以往儿童文学创作基本都是儿童文学圈子里的事,如今形成了原有的儿童文学作家、当代作家和教师作者三方合流的局面。

从作品销售排行和社会影响来看,儿童文学创作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。近十年来,儿童文学作家有曹文轩、杨红樱、沈石溪和杨鹏等十多人进入畅销书排行榜,有的儿童小说单册销量过千万,总码洋过亿。此外,儿童文学作家自觉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进行主题创作,关注农村留守儿童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、生态环境保护、乡村振兴、传统文化复兴等现象和问题。同时,儿童文学作家也积极回应社会现实,自觉融入现实主义潮流,出现了“新现实主义写作”以及“中国故事书写”。这些主题、题材的选择和艺术取向,一方面反映出当下文艺政策、文艺思潮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,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儿童文学创作与童书出版的积极互动,近十年来童书出版始终围绕“主题出版”和“中国声音传播”等大做文章。儿童文学创作出现的这些变化,也折射出儿童文学作家一贯坚持的教育性与审美性的结合,并有意地为中国儿童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,也就是说,在经历了多年的引进版狂潮之后,人们亟待“原创精神”的回归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当下儿童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三个明显的问题:一是主题过于单调,作家过于紧跟时代风潮,而忽视了审美精神。新中国成立之初,受到当时政治环境和教育环境的影响,儿童小说极力表现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主题,以现实主义风格塑造了社会主义新人形象,如张天翼的《罗文应的故事》。当时也有相当部分儿童小说写战争体验,塑造小战士形象,涌现了一批红色经典,如管桦的《小英雄雨来》、华山的《鸡毛信》等。这些在当时的语境里是非常有价值的。进入新世纪,改革和发展成为时代主流,儿童文学创作的主题应该更多元化,更多地反映校园生活,反映儿童新的学习经验和社会经验。

二是教育观念太过传统,虽然也提倡儿童本位,但儿童文学作品却更多地凸显作家的文化观念和所谓的写作概念。如“中国式童年”的提出和实践,就值得商榷,因为儿童文学写作要么“给儿童”,要么“为儿童”,但无论是“给”还是“为”,都要反映童心世界,都要呈现童年生命的基本样态和精神品质。童心和童年生命的基本品质是没有地域性和国别的,而童年现实生活有地域性和国别性,如果把“童年现实生活”等同于“童年生命品质”,就会误读童年,甚至错误地理解“童年”。因此所谓的“中国式童年”看似符合主流的“中国故事”概念,但实际上却不一定能真正成为“中国故事”。因为“中国故事”不是简单地地域性、国别性凸显出来,而更多的是艺术地融入中国文化精神。儿童文学要传递中国精神,不是靠地域性和国别性,靠的是对童心和童年生命品质的呈现和表达,在此基础上,再把中国文化元素融入故事里,使得更多的读者理解中国精神。

三是语言稍显陈旧。一些儿歌,还是颂歌的语言和语调;一些寓言完全是说教,讲大道理;一些故事只是娱乐和搞笑,语言粗俗,缺乏美感;一些儿童小说,还是用课本里的语言来讲故事,传递所谓的地域文化。还有些畅销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设计,还在用电视剧肥皂剧和网络流行的语言。儿童文学作品的语言没有进化,优美的诗意的境界没有被作者用心追求,反之那种油滑的、粗俗的语言却大量进入作品。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儿童文学作家不善于向经典学习,不注重审美修养,也忽视了儿童文学应有的语文提升性。

笔者以为,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,引发了儿童文学创作与“80后”父母的矛盾。近三四年由主流媒体和各种自媒体引爆的对童书的激烈批评,包括最近针对几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激烈批评,背后都反映出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在面向新的读者群时,尚未在艺术上和思想上有足够准备。从年龄来看,“80后”父母已跨入不惑之年,且大部分已经成为学生家长。“80后”在文化上一直具有反叛性,对传统文学抱有明显的警惕心理,他们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,从小受到更多的家庭教育关注,且学历高、文化素质高,对新鲜事物更为敏感。他们对亲子阅读和家庭教育投入的时间、精力和资本都很多。一般来说,进入儿童阅读视野的儿童文学作品,首先都要接受“80后”父母的挑选和甄别。在此情形下,儿童文学创作如果不能满足“80后”父母的教育要求和审美水准,儿童文学作家就会面对来自他们的批评。

因此,儿童文学创作不但要用心表现童心世界,书写童年生命,而且一定要关注“80后”父母,以严肃的创作姿态和审美期待去回应“80后”父母的教育要求和审美期待。(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)

出版者说

大作巨著说全集

张洪

令人仰望、望而生畏的全集,堪称图书行列中的大部头,压阵脚成气派,堂堂皇皇。笔者七八岁时才有机会迈进省城大学图书馆,翻卡片索引,学文献检索,逛各类分区,鲁迅全集、马恩列斯全集赫然入目,头像在上,精装硬壳,置之高阁,好不威严。

读书从业,一直与文字纸片儿打交道,本子里做道场,营生碌碌,买不起看不动摆不下,全集始终是敬而远之的大雅长物,不敢请人寒舍与办公间来作伴,唯恐对上座名家宗师无礼失敬。个人空间逼仄狭隘,更兼生性邋遢无序,“书似青山常乱叠”,装文雅显个性悖那么说,实际上堆放无序横躺竖卧乱没条理,只能随机杂览听令胡编,冒犯了浩荡卷帙笔端乾坤。

上苍怜惜,祖师爷厚爱,让笔者在出版社工作二三十年,得职责之便出入书展书市,翻阅各类全集成了正经八百的学习与交流。看了九州版王云五和徐复观全集、民盟中央主持的费孝通文集全集,继而与徐氏、费氏子侄联手推出单行本,做点儿学界惠民微末工程,不过

如此而已。叨光名家热度,搭乘大师快车,寻找小角度窄口径,绝对不走旁门左道,不蹭公共版权浑水,不占孤儿作品便宜。汪曾祺全集别集之余,集录小说家新旧诗歌;曾国藩全集、小说火爆,热中求冷,组稿几位教授著述评传,竟也颇受欢迎。小小确幸,不配言大欢喜。傅雷作品公版后,同事欲做没有稿酬之生意,对得起人民文学、辽教版所付出吗?怎落忍面对惨别世间的先哲和后辈?我连续几个诘问,对方哑然无语,果断打消取不义钱财砸自家牌子的妄念。

从小到大由弱而强,积小胜为大胜,杂中求专,博采深耕,读书人编者成长攀高峰,离不开全集长编哺育滋养。心仪既久的启功、韬奋、朱光潜、弗洛姆作品,购买皮藏并细致拜观许多专著单行本,再去谈决全集,蜻蜓点水蜂点露水采蜜也好,观光探险式闲逛闯荡也罢,或是装模作样去审读把关,眼目心版间显影留痕。知人见己晓世事,流俗纷争尽在怀,“无心于足而愈足”。譬如启功信札题跋所现友情学问,韬奋译作

中开放宽容前沿之心态,朱光潜六七十年间随笔之斑驳、无奈和“自虐”,由欧美心理学家对中日禅宗的独到剖析,有美食正餐、自助零食,兼以酸涩苦果和药汁方剂醒脑清心,莘莘大观者让后学小我浏览起来益慕圣贤之道,愈加自惭形秽。

面对全集,不敢言痴情挚爱,不应存市侩机心,更忌诋拉大旗当伪君子充假行家。“国家公园”般巍峨存在,多种观瞻方法尽可自选,还是平静从容怡然相视为宜。已故德语文学教授张威廉曾道出一段故事:某图书馆花费重金购买的143卷本《歌德全集》,长期以来只有他一个人借阅过。譬如孙中山著作,海峡两岸七十年年来不断递进更迭,《总理全书》《国父全集》《孙中山全集》,800多万字版本既已问世,仍然继续在路上。《三松堂全集》已出版到第三版,《朱光潜全集》也先后推出,全集不全,难见全貌,只有常出常新。

芸芸书林典籍难寻,良币常常被劣币驱逐,引领企待全集相对而言远离粗制滥造,概

因具名主持编者皆为饱学之士,欺世盗名自喜夸耀列位先生岂敢轻易厕身其间?畅谈故事侃出话题,嚼嚼书与人至理味,全集纂辑确乎有的说。从京畿到东北,获赠、转送、代购,涉及冀版苏斌、辽版吕叔相全集等。商务前集陈原近八旬时仍大为质疑报道所谓“户户有书房”,言及自己与许多朋友都没有一间书房。藐予小子身居七十平方米旧巢,当抓紧披阅读闲居一隅未开箱包的吕氏大作,接棒田平兄之后,再寻痴迷语言学同道中人转呈,为妥为安。

境遇别有情致,期待恍如隔世,全集翩然而至,其乐何如?2015年,笔者在维也纳大学图书馆漫读、浏览,不经意看见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威赫屹立。年轻时撰写学位论文编选些小丛书,聚焦英年才子梁遇春、谢六逸,耳闻得信东南西南福州贵州正在为两位世纪前辈先贤付印全集,史无前例,快慰我辈。且等日盼好书法文再生复兴,唯愿精良本泽及邦民,学人文字百岁寿长。(作者系出版从业者)